

贾平凹／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瘥家沟

一个读者最多的当代中国大陆著名小说家

《瘥家沟》人物、语言诙谐、风趣、逼真，跃然纸上，细细品来，令人满口生香





瘪家沟

贾平凹／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瘰家沟 / 贾平凹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2005.9

ISBN 7-80099-917-3

I. 瘰... II. 贾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7118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)

电话:(010)68218553 51933037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 sanxiaz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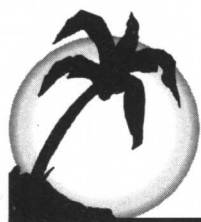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8

字数:260 千字

ISBN7-80099-917-3 定价:28.00 元



目录

艺术家韩起祥	(1)
瘰家沟	(34)
油月亮	(62)
羊事	(73)
阿吉	(77)
五魁	(103)
废都	(144)
天狗	(192)
饺子馆	(234)
龙卷风	(253)



艺术家韩起祥

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，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。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，冬天里铺架着，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，有一个河神庙，来往的人多，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。

那个早晨，太阳还暖和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，他穿得臃臃肿肿，小腿上系着竹板儿，睁着一双瞎眼，拨怀里的三弦。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，丝竹一齐价响，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，像噙着了一颗核桃。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，吐字也干脆，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，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。“铮铮梆铮铮梆，铮铮梆铮，铮梆铮铮铮铮铮”，节奏愈来愈激越，脚腿有力地踏动，一会儿就尘土飞扬，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。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，有挑担的，有背了筐的，有的赶着羊和驴。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，驴却掀开厚厚的嘴，在寒气里长声嘶鸣。

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，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，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，眼皮眨得飞快，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。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，亮晶晶的，就要掉下去，却到底没有掉，大家就松了一口气。

“瞎子瞎子，你弹得好！”

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，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，腿是不动了，竹板安息，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，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，才收住，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。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，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，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。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。

“瞎子，瞎子，”有人又在叫他，“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？”

“我是说书的。”



在陕北，说书是盲人的专利，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。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，把眼皮掰开来，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，他听见有人说：哟，像煮熟的鱼眼！韩起祥就笑了笑，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，放在了脚前的地上，说：“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。”

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，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。

“莫不是那个小书圣？”

“那时候是小，现在老了。”

“小书圣，小书圣，”人们兴奋起来了，“你给我们说一段，说得好了，晌午管你一顿捞饭！”

“要《封神演义》吗？”

“要短一点的，能抓人的！”

韩起祥摸了摸肚子，他的肚子很大，似乎里面全装了书，想了想，就抿了抿嘴，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，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，他说唱开了：

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

一对对奶奶滚出来

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

哎哟

好盛（注：太好了）的妹妹你解不开

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。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，而且从“太酸了，你瞎子太酸”的骂声中，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，两个胖点，两个瘦点，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，爱抖胸摇腿。

“妹妹解不开，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？你混不上碗饭了！”她们说，“听说你会算卦？！”

“瞎子都能算卦。”韩起祥说。

“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？”婆姨们说，“算准了，你摸摸，这枚铜子就归你，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让我算算。”手指在掐，耳朵却在动。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，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。“谁是寡妇？寡妇的头上有

三根白发哩。”

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，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，他指着了一个婆姨，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。

从此，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，唾了唾沫，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，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。许许多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“小书圣”，但从未见过，跑来让说《三国》，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，让说酸曲，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。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，提了米酒给他，说：“毛主席是福星，他一来延安，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！可惜是瞎子。”寡妇说：“他银盆大脸的！”众人就取笑寡妇，寡妇捡了驴粪蛋擲多嘴的人，偏对韩起祥说：“我家有孔废了的窑，你住去！”韩起祥只是笑着，叫她是大嫂。韩起祥在延安了多半年，没有人撵他，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，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，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。

又一个落雨天，韩起祥在庙里说《岳飞传》，三弦紧拨，如一锅的炒豆在蹦，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，越坐越近，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。这时候，一匹马噔噔噔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。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，弹出了马蹄声，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，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，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，孩子回过头来，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。

“汪东兴！”有人说了一声。

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，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，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，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锨在后面厮跟着。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，汪东兴就先用锨挖个坑，然后将大便埋掉。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，他的感觉里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，虽然一路驱马奔来，呼吸仍然舒缓。

汪东兴说：“韩先生，毛主席请你去说书。”

“毛主席?!”韩起祥忽地站起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我是个要饭的，毛主席请我?”

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，转身就往庙门外去，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，走出庙门了，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。汪东兴说：“你往哪儿呀?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洗洗脸。”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，径直踩上一块石头，掬水洗脸，然后返上来。汪东兴让韩起



祥骑到马上，韩起祥不敢。韩起祥不敢骑马，汪东兴也不敢骑了。延安城的街道上，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，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，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，又羡慕，又嫉妒，嚷嚷道：水坑！水坑！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，只是往前走。

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，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，就去禀告毛主席，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，两只手在身后边甩，说：“韩先生来了！”让进了窑里坐，韩起祥没有坐，手心已经出了汗。

“你坐嘛。”毛主席说。

韩起祥还是不敢坐。

“立客难待啊！”毛主席说，掏出一支纸烟要吸，但口袋里没装火柴，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，韩起祥说“我这儿有”，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，在窑壁上一擦，擦着了，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，说：“毛主席你要听个啥？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”毛主席说，“东兴，给厨房说一下，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，吃一碗稀饭。”

韩起祥说：“不，不。”心里却嘀咕：给我管饭，却只吃一碗稀的？

“不能多吃，”毛主席说，“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，是不是韩先生？”

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，韩起祥就不拘束了，坐在了凳子上。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，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。先问他是哪里人，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。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，韩起祥说四岁上患了天花，满脸的痘儿，他抓破了痘，毒水钻进眼里，眼就瞎了。问几时开始说书的，韩起祥说六岁。问师傅是谁个？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。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，韩起祥说师傅死了，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，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，被民团发现枪毙了，他没有救下师傅，但枪毙的那天，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，他护住了尸首，买棺材埋了师傅，才来延安的。

毛主席咝儿咝儿吸烟，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，说：“你来了延安，你觉得延安怎么样？”

“延安好!”韩起祥说,“陕北十年九不雨的,日怪得很,毛主席来了,延安三天两头的雨,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。”

毛主席哈哈笑起来,说:“韩先生,听说你还会算命,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?”

“毛主席不用算,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。”

“嗨,话不能这么说,世界是人民的,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!”

饭熟了,毛主席吃了两碗,韩起祥吃了一碗,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,他说:“毛主席,我给你说个啥书?”

“随便。”毛主席说。

汪东兴却走过来,抹了抹韩起祥的嘴,嘴角沾着有一粒米。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,开始长声唱起来了: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
汪东兴脸色都变了,说:“哎,哎,你怎么说这个?”

毛主席挥了挥手,说:“让韩先生说么,韩先生你往下说。”韩起祥被打断,只好从头又说: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一长二长像拳头
三长四长像葫芦
五长六长像皮球
长呀长呀长大啦
赛过了西安的钟鼓楼

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,说:“韩先生,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?”

韩起祥说:“没。”

毛主席说:“革命成功了,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!”

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,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,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,说毕了,问:“毛主席爱听说书?”毛主席说:“三弦说

书这形式好啊!”韩起祥又问:“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?”毛主席说:“是旧了些,你可以编些新书嘛。”韩起祥说:“我不会编新书。”毛主席说:“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。”韩起祥说:“周扬是谁?”汪东兴说:“是些文人,他们会找你的。”毛主席就说:“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,韩先生,你就留在延安,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,你就多说新书,多带徒弟,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,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!”

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,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,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。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,却怎么编都不生动,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,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。周扬便说:“韩先生真是个天才,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编吧。”韩起祥说:“我是个瞎子。”周扬说:“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!”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,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,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,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。跟着韩起祥的娃娃、婆姨伙里,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,除了给他做饭外,总想弹一弹三弦,但这寡妇手笨,怎么弹都是噪音,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恹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。她说:“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?”韩起祥说:“编我的经历?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?”寡妇说:“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,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?”韩起祥说:“你识字不?”寡妇说:“识不下多少。”韩起祥激动了,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,寡妇塞给他了个大萝卜。韩起祥把萝卜吃了,说:“这萝卜水真大!”

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,他说一段,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,然后再念给他,他记住了又往下说。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,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,有好多入借故就跑来了,说:“你家有扫帚吗,借我用用。”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,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。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,寡妇出去问什么事,来人只是笑了说:“韩起祥眼睛不好,可身体好哇!”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,没有言语,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。

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,起名就叫《翻身记》,能说六个小时。周扬来听他说了《翻身记》,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,那个晚上,韩起祥是喝醉了,拉着周扬的手,说:

“你说《翻身记》好，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！”

周扬说：“啥事？我办不了，还有毛主席哩！”

“门头沟有个婆姨，是个寡妇……”

“噢，这事我也听说了，你让我做媒人呀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韩起祥说，“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，我韩起祥没有碰她，我担了个赖名义。你信不信？你要信的！”

周扬把《翻身记》笔录下来，让毛主席过目，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，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《翻身记》，就说：“那小寡妇你见过？”周扬说：“没见过。”毛主席说：“让韩起祥娶了她，不就清白了嘛？！”

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，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《翻身记》，黑压压坐了几百夥人。说到经受过的苦，韩起祥没哭，台下的哭成一片。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，台下的全站起来，踢踏着脚，拍打着屁股上的土，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。待说书完毕，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，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，韩起祥却说他把《翻身记》改了一段，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：

早起馍馍晌午糕
晚上捞起切面刀
头道韭菜二分半
冷调猪头捣辣蒜
轿上来马上去
丫环伙计听使唤

韩起祥说：“这是财主家的日子，改得行不行？”周扬说：“改得好！”

穷汉穷汉
揽工受难
早上是钱钱饭
晌午黑豆捣两半
晚上滚水把肠子涮几遍
提上篮篮满山转



苦菜根根噎着咽

韩起祥又说了一段，说：“这是说穷人的。”

周扬说：“改得好！”

这时候了，韩起祥才问周扬：“你寻我有事？”周扬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娶了那个寡妇。”韩起祥生气了，说：“你把我韩起祥当什么人了？！”周扬说：“这是毛主席说的。”

但是，韩起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找寡妇，寡妇却出事了。寡妇没有经受住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要求参加了民工队，随部队去了南泥湾。她在南泥湾挖一孔窑时，窑塌了，被土埋在了里面。韩起祥赶到了南泥湾，扑倒在寡妇的坟上不起来。陪他的人说：“你哭一场吧，哭了心里好受些。”韩起祥没有哭，将探路棍插在坟头，风刮着，棍儿上的两颗铜铃撞得叮叮地响。

从南泥湾返回延安的路上，韩起祥病倒在了双合镇。他歇了八天，却听到了镇上一个婆姨闹离婚的故事。这婆姨先是嫁给了人，却爱上了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后生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成亲。韩起祥一个晚上编了段说书，就沿途直说到了延安：

对面价沟里拔茺蒿
我男人倒叫狼吃了
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
倒把我老奶奶的害除了
黑了吃来半夜里埋
投明做一双坐轿鞋
吃菜要吃白菜心
寻汉我要寻上个八路军

回到了延安，城里城外相当多的人家在办婚礼，数天里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响，倒纳闷；怎么连续着都是好日子？清早起来，韩起祥往南街“马记羊肉店”去吃杂碎汤，一支迎亲队吹吹打打地就过来，他往路边闪了闪，才站到门面房的台阶上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韩先生，韩先生！”韩起祥等候来人说话，却听旁边有婆姨说：“你喊韩先生干啥呀？”那人说：“我那三女子也要结婚的，韩先生

会掐算，选个吉日。”婆姨说：“他才从南泥湾回来，你不知道他的事吗？”那人噢了一下就不言语了。韩起祥便大声说：“我给你算算，但你得请我吃水盆羊肉！”

在羊肉店里，韩起祥问了生辰年月，一边扳弄着指头在心中默算，一边说：“刚才是谁家结婚？”“油坊老三的儿子。”“老三的儿子不是还小着吗，老三看着别人抱孙子也急啦？”“他儿子这次要去黄河那边的山西去。”“山西去？”韩起祥忙问怎么回事，弄明白了，原来是在延安的部队定期轮换着去各抗日战区，这次山西吕梁山那儿有战事，北边还要攻榆林城，部队上调动的人多，支前队的数量也多，好多人家就都在出发前给孩子办了婚事。韩起祥嘴里噢噢着，说：“这应该，这应该。”仰了脸，把生辰年月又掐算了一遍。

吃毕了饭，韩起祥去了一趟文工队，文工队也酝酿着组织两个小组，准备着去山西和榆林，韩起祥就要求他也要去，队长不同意，说他眼睛不好，韩起祥说：“那我咋从榆林来的？”队长说：“这是随军哩，不是沿途卖艺的。”两人谈不拢，韩起祥便致气走了，走过一条小巷，狗咬得汪汪汪，他走不过去，旁边一户院门哗啦打开，有人就把他拉进院去，说：“这不是韩起祥吗？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是韩起祥。”便听见上房屋里有嚶嚶哭声。韩起祥便问：“咋有人哭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是我新过门的儿媳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才过了门小两口就打架啦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是的。”上房屋里就走出个后生来，说：“我说吃饱了吃饱了你还是让吃，还没上前线哩倒要我吃死呀？！”后生的爹就骂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，啥子活呀死呀的话！”后生说：“你来闻闻么，出气都是鸡蛋味！”原来新娘子过门了三天，天天三顿煮了鸡蛋让新郎倌吃，煮的吃伤了又炒着吃，炒的吃伤了又蘸着辣子蘸着糖让吃，为吃鸡蛋小两口致气捣嘴。韩起祥笑了说：“没人吃了，我肚子还饿着哩！”新媳妇给韩起祥端了一碗，韩起祥用筷子搅搅，一碗开水里一颗荷包蛋。他嘴唇咂得生响，瞬间说吃完了，将碗放在窗台上，开门就出去了。

韩起祥一走，新娘子把门就关了，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好过了瞎子！”去窗台收拾碗时，却发现开水是没了，荷包蛋还在，院门外的巷子里是韩起祥弹着三弦在唱：

老麻子开花结疙瘩



八路军家的老婆守活寡
你当了八路军我守寡
革命成功了再回家

这段新书词，三天里传遍了延安城。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篮子鸡蛋。韩起祥说：“毛主席怎么给我送鸡蛋？”

汪东兴说：“你不是没吃上鸡蛋吗，毛主席要你饱饱吃一顿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这事毛主席都知道了？毛主席还说啥了？”

汪东兴说：“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你不要走，我要请你吃荷包蛋！”

这一顿，煮了二十颗鸡蛋，汪东兴吃了六颗，韩起祥吃了十四颗，说：“果真吃多了就不香了！”夜里肚子鼓得睡不着觉，起来绕着房子跑圈圈。

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，韩起祥到底还是跟着去了。战士们很热火他，一休息下来就叫嚷着：“来一段！来一段！”但战士们老爱听酸段子，韩起祥先是不说，耐不过死缠硬磨，就让放了哨，不要首长知道，便说开了。到了榆林城外，宣传小组站在行军路边表演节目鼓动士气，韩起祥坐在土岭上，弹着三弦说了一段又一段，战士喊：“编个新的！”韩起祥白花花的瞎眼就激烈地眨动，手指头在三弦上一拨，口里的词随即出来了：

麦叶子黄来竹叶子青
八路军要打榆林城
长枪短枪马拐子枪
胸前还挂个望远镜
一举打下榆林城
一人领一个女学生

师政委骑马刚刚路过，听见了，下了马，把韩起祥叫到一边，骂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韩起祥。”

“知道你是韩起祥！你是来卖艺的吗？”“我是三弦战士。”

“三弦战士有你这样动员的，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，



不是为自己抢老婆！”

韩起祥被剥夺了随军的资格，打发着让他走了。韩起祥坐在山崩上被风吹着，就从破棉袄的窟窿里掏棉絮子擦眼泪，掏一疙瘩擦了，再掏一疙瘩擦了，脚下的酸枣丛上白花花一片。半夜里，韩起祥背着三弦下了山崩，顺着无定河岸滩走，走了十里，又返回十里，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鸡娃叫着天就亮了。

无定河边是韩起祥的故乡。三岁的时候，娘背着瞎了眼的儿子去投靠舅舅，舅舅不收留，还骂了妹子回全人都难活着你还留这个瞎子干啥？娘背着他在无定河岸上灰沓沓走，天又下了雨，河里起了洪，娘觉得当哥的也骂得对，真不如一死了了，就在雨地里哭了一场，抱着他往河里去，在岸上避雨的苏老泉瞧见了，硬是过来把他们母子救下。这苏老泉认识高文旺，韩起祥才从此跟了高文旺学说书。无定河是韩起祥的救命河，这一回，韩起祥在一个村庄口的麦草垛里睡了一觉醒来，没想到远处竟也传来了一阵三弦声，他走近去，遇见了他的师兄马步云。马步云原本不是瞎子，小时候讨饭让狗咬瘸了一条腿，为了跟高文旺学说书，自己用剪刀剜了自己一只眼，师傅被枪毙后，马步云没有南下，独自在无定河边卖艺。两人见了，抱头痛哭。马步云提议一块去内蒙。韩起祥说：“内蒙人稀少，谁个听说书，寻着饿死呀！”马步云说：“咱可以算命么，大前年我带了一包针，换了二十头羊哩。”韩起祥说：“你说天话，一苗针硬换一头羊？”马步云说：“那里人就这么质问我哩，我说，这一苗针细是细，却是用铁棒磨出来的，还不值一头羊？他们就信了。”韩起祥没有去，他说他还是回延安去，而且要马步云一块跟他去延安。马步云说：“师傅闹红哩，闹死了，说书的就是说书的，我不和官府的、当兵的粘！”韩起祥就二次南下去延安。

一路上，韩起祥当然以说书讨吃喝，弹起了三弦，旧书说着说着就冒出新书来，旁边的人问起延安到底怎么样，韩起祥说延安好，问怎么个好法，韩起祥说有吃的有穿的有毛主席。结果，一大批穷人跟着韩起祥投奔了延安。沿途的人都把韩起祥一段书词又编了歌子唱：

千里雷声万里闪
去了延安红了天



牛走大路虎在崖
不到延安你白活来

毛主席听说了，又接见了韩起祥，说：“韩先生，你可是立了功啊！”韩起祥说：“毛主席，我还立什么功呀，不挨骂就好了！”韩起祥知道骂他的那个政委也在场。政委就说：“韩先生，我以前以为你是个木墩墩，原来你还是个金钟！”

韩起祥第二天再给人说书，开场就加说了毛主席怎样说他是三弦战士，是艺术家，又说了打榆林立下大功的政委也向他道歉哩。

我以前把你当木墩墩
原来你是个金钟
今后我这土不再埋你
让金钟升在空中
有光有亮
有响有声

一九四八年，毛主席离开延安去了西柏坡，韩起祥还在延安留着，住的是毛主席住过的窑洞。窑洞外的那棵枣树结了枣，韩起祥一颗一颗都给毛主席留着。但毛主席再没有回延安来，他进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韩起祥作为边区的革命干部进驻西安，被任命为西北文联的主任。他的眼睛当然还是瞎子，但已穿上了中山装制服，而且还有一双皮鞋。皮鞋的口沿儿很硬。第一天把脚就磨了水泡，他用棉花垫着。韩起祥上到了西安城中的钟鼓楼上，弹三弦说了一段书。他说：“嗨，我真的在钟鼓楼上说书了！”

当上了文联主任，韩起祥就组织西北民间艺人要成立个曲艺团，他打电话到榆林，要求当地政府找着他的师兄马步云，一定得用马让他骑着来西安。一个月没有消息，终于有人给韩起祥捎来一信，信是马步云托人写的，只写着七个字：我有野心去不得。韩起祥说：我这师兄是贱命。

机关的人一上班都说：“韩主任！”韩起祥有些不习惯。共产党的会多，韩起祥在会场坐上一半个钟头了，便说：“歇一会吧。”就



休会了。干事们说：“来个说书吧！”韩起祥就笑笑地让人去他的办公室拿三弦，仍是在腿上系了竹板儿，一条腿那么踏着打节奏，三弦一响，嘴就张开了。牙齿上粘着一片韭菜叶，秘书过去帮他擦了，说：“主任，咱以后不要随便说书了。”韩起祥说：“为啥？”秘书说：“什么人都起哄着，主任就不像主任了。”韩起祥觉得对，却说：“说了几十年了，撑说憋得慌。”秘书说：“那也得看给什么人什么场合说。”秘书又买了一副墨镜给韩起祥戴上。

韩起祥住的是一所小四合院。院子原本的主人是警察局长的小老婆，收没房产时，吊死在窗棂上。韩起祥的三弦挂在墙上，每天晚上老听见三弦在响，点上灯了又没有动静，疑惑闹鬼，买了一刀纸在院子烧了，说：“你走！房子是共产党分给我的！”自后方安闲下来。院子里以前铺着花砖，韩起祥改成了菜地。陕北的沟岔里种向日葵的多，菜地里也种了一片，向日葵苗长出一寸高的时候，半夜里他撒热尿，只说为向日葵施肥的，热尿却把嫩苗儿烧死，只长成独独一棵。每天早上，韩起祥在院子里坐，向日葵面朝了东，他就朝东坐着，到了下午，向日葵面朝了西，他就也朝西坐着。脸上总能晒热太阳，脸上的颜色从此是酱红色。

“怎么有些口寡？”韩起祥对秘书说。

秘书上街买了红烧肉，又灌了一坛酒。韩起祥吃喝了，还说：“口里还是寡。”

秘书挠了头，低头咕呐“当了主任就难伺候了”！没好气地把三弦塞给他，韩起祥一弹三弦就唱，尽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旧书。他说：“把他的，口寡着是没说书么！”

一天，韩起祥害头疼，让秘书给他太阳穴上拔火罐，从陕北来了个也背着三弦的少年，偷声换气地说要见韩起祥。秘书一乐，也是个小瞎子，问你找韩主任什么事？小瞎子说他是说书的，找韩主任在西安寻个工作。秘书说韩主任病了，不会客。韩起祥在屋里说：“谁个？”秘书说：“来了个眼睛不好的。”韩起祥说：“啥人找啥人么。”秘书领了小瞎子进了四合院，韩起祥从头到脚摸了一遍，又抓起小瞎子的手，手指头上有茧疙瘩，一股眼泪就咕噜噜流下来，说：“孩子，你跟着我，有你吃的喝的！”小瞎子咚地跪在地上，说：“爹！”韩起祥说：“我不是你爹。”小瞎子说：“师傅！”就磕响头。韩起祥说：“你起来，肚里有几个本，说一段我听听。”